



# 文字的风骨与温度

## ——蒲建国评论散文集《风起中坝》序

□曹文润

初识蒲建国，约在10年前。那时，他是达州新闻界的知名人物。更早的时候，高考落榜的他怀揣文学梦，无奈进入化工厂当了一名工人。因嗜书如命、勤于写作，每天背着塞满书籍的公文包进出车间，被工友戏称为“一秘”。后考入达州日报社任记者、编辑，凭着一篇篇落笔迅捷、构思缜密、文思敏锐的文章脱颖而出，屡获赞誉，令同事朋友服膺，遂得“一支笔”之雅号。

人以类聚。我与建国因文字而结缘，因性情相契而交深。我虚长他几岁，彼此以兄弟相称。他时任达州日报社编委、《达州晚报》副总编辑，荣获过四川省“十佳”报纸副刊编辑称号。十余年来，我们俩从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稿件往来，渐至对某些社会现象、文史掌故的倾心长谈，终成惺惺相惜、彼此欣赏的文友知己。

这种身份关系的转变，缘于我俩对“三观”的认同，对谦逊、真诚和正直的人品的契合。的确，在任何场所，从未听过建国恃才自夸；他待人坦诚正直，不虚与委蛇，不世故圆滑，更从骨子里鄙视那种八面玲珑的投机钻营之徒。这份“真”，在他的两个嗜好上体现得尤为鲜明：烟与酒。一支接一支的烟，缭绕的是他沉思时的专注，也是与友畅谈时的随性；一杯接一杯的酒，倾注的不仅是情谊，更是敞开心扉的肝胆。

曾和他与三五知己，在达城某个夏夜的夜宵摊，从华灯初上聊至晨曦雨露。话题天南海北，从家国天下到市井烟火，从文史趣闻到人生感怀，无所不谈。他谈兴正浓时语速很快，言辞犀利，说到激动处手势有力，镜片后的目光炯炯有神，如出鞘之刃；倾听时却又异常沉静，时而陷入深思，旋即迸发出犀利的点评或爽朗的笑声。这是一种毫无保留的倾吐，一种生命热力的释放。正是这份“真”，让他的文字富于质感，具备那些靠辞藻堆砌无法企及的力度与魅力，让他的杂文犀利又不失人性的温度。在他身上，传统文人多有的不谄世事的率真与现代报人的敏锐，交融得如此自然。

《风起中坝》一书共收录其71篇杂文、文艺评论、散文随笔、报告文学。这些作品涉猎广泛、格调高雅、逻辑严密，观点鲜明，充满思辨色彩、生活温情和正能量，皆是他从事新闻工作之余的倾情之作。这部合集以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底色，评论时锐利如锋，叙事时静水深流，抒情时疏朗淡远，皆显坦诚清澈气象，犹如一面锃亮的三棱镜，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他作为观察者、思考者、评论者、记录者的理性与赤子之心。

身为新闻工作者，建国始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公共领域。在《告老还乡，“乡贤文化”能否回归?》中，他冷静剖析田园生活背后的现实困境，指出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均衡发展”，理性之光穿透怀旧的雾霾；在《让乡村教师活得更有尊严》里，他超越对奉献精神的颂扬，直指“待遇留人”之关键，为沉默的群体发出坚实呐喊……这些评论如子弹直击要害，如手术刀般精准，又如重锤般叩击人心，体现了一名知识分子的清醒与担当。

然而，他并未止步于对社会现象的点评批驳，亦深入文化肌理进行诊断。他为“中国诗词大会”引发的传统文化热潮喝彩，视其为滋润“精神荒地”的甘霖（《让传统文化滋养国人灵魂——兼评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又对文艺圈乱象痛心疾首，发出“不能以自己的长处和特色作为艺术的标

准和范式”的疾呼（《马户不能只听又鸟的曲》）；最具媒介自觉的是，他在《自媒体时代“休闲文化”霸屏的隐忧》中，深刻揭示信息碎片化、娱乐至死对严肃思考的侵蚀，呼唤深度与权威的回归。他的文艺评论从不随声附和，始终立足文化本位，发出独立而清醒的“一家之言”。

建国的文字若是褪去公共议题的严谨理性色彩，还有深藏于他最隐秘情感世界的温情、善意与悲悯情怀——那是绽放于他内心最柔软角落的心灵之花。譬如《母亲树》中，那位如非洲“蓬迪卡萨里尼特”树般坚韧隐忍的母亲形象，读来令人唏嘘动容，那是他生命的根与痛；《隐入尘烟》以冷静克制的笔触，勾勒出长他6岁的堂哥被命运拂倒的卑微一生，通篇皆是无声的叹息与深切的共情；《家有萌宝》中为外孙女取名的经过和细节的有趣描写，让人真切感受到小宝贝诞生后带给家庭的天伦之乐和浓浓的幸福滋味；而《跑步记》则是他的近期力作，一曲以运动抵抗疾病、向生命韧性致敬的勇者之歌……这些深情动人的文字，因真诚与深刻的自我剖析，触动过无数读者人性中共通的亲情、乡愁、命运与生存意志，字里行间闪烁着温暖的人性之光。

掩卷沉思，一幅建国肖像便更加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瘦削的面颊上戴着眼镜，炯亮的眼神里常常带着审视般的冷峻与思索，犹如一位人世间的“挑剔者”。然而他的“挑剔”，绝非吹毛求疵的刻薄，而是源自资深报人骨子里的社会责任、传统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批判人格。那镜片后始终带着犀利与警觉的目光，能穿透“乡贤文化”的浪漫想象，直抵乡村振兴的复杂现实；能越过对乡村教师的精神礼赞，聚焦他们真实的窘迫与尊严；能聚焦网络直播的社会乱象，批评轻佻的文化环境。他敢于说真话，为弱者发声，更敢于向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挑刺亮剑。从批判畸形文化消费，到忧患媒体乱象，他手中的笔始终带着川东人特有的“月亮坝里耍弯刀——明砍”的耿直敞亮，透着一股拒绝“和稀泥”的刚毅之气。

喜欢读建国的文章，书里的文章我几乎都拜读过。我总能从那些由才情与心血凝结的字句间，感受到一种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而成的文人风骨与人格魅力——不麻木、不犬儒、不妥协。尤其在当下这个易于沉默、惯于附和的浮躁年代，这种基于专业素养、道德良知与独立思考发出的警世之声，恰是防止民族精神板结的活性因子，非常珍稀难得。建国的文字世界因而充满张力、锋芒与生机。他的“铿锵之锋”，为的是剔除痼疾；他的“一家之言”，为的是廓清风气；即便在描摹“尘世之影”的脉脉温情中，亦蕴藏着对生命意义的深刻审视与不屈于命运的坚毅内核。

《风起中坝》，风起于巴渠山水，起于一位媒体人永不平静的思索，更起于一颗深爱家国故土的拳拳赤子之心。书中有时代变迁的呼啸，有人生命运的喟叹，有文化观念的激荡，更有一以贯之、源自生命本真的温度与力量。这本文集，不仅是属于他个人的生命之旅的珍贵记录，亦是一份饱含悲悯、体察当代中国社会肌理、叩问知识分子心灵的鲜活文本。愿读者诸君亦能如我一般，透过这些有体温、有呼吸、有思想锐度的文字，触摸到一个真诚而悲悯的灵魂与风骨，以及我们同频共振的新时代脉动。

谨以为序。

# 恰江上升明月

## ——有感《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旧岁书信

□杨柳

众人涌进电影院去感受一个旧时代的情义故事《给阿嬷的情书》，在幽暗的剧场里，感性的人最容易落泪。而这部让人不断擦眼泪的剧并没有讲述什么跌宕起伏的爱情神话，最扣人心弦的，莫过于剧中穿插的那一封封泛黄家书。

剧中背景是俗称“过番”年代的清末民初，闽粤沿海一带的男人们，为了生计不得不远赴暹罗、马来西亚等地谋生，这便是“下南洋”，远赴海外谋生的男子，被称为“番客”，留在家乡的妻子，便是“番客婶”。木生，就是千千万万个番客的缩影，他是拉三轮跑渔船的苦力，终日劳碌，识不得几个大字。木生心中攒满对妻子淑柔的万般思念，有沿途见闻想诉说，有心底牵挂想倾诉，却苦于不识字，无法亲手写下只言片语，只能将自己日常所见所思所念一一口述给代笔先生，再由先生以旧时文雅笔法、规整文言，尽数落于素白纸笺。

这就引出了剧中具有时代特色的细节——“代写书信”。唐人街的代笔先生摆张小桌子，一支笔一张纸，要写信的人排着队把自己想说的话交给先生，而先生听君一席话，便能落笔千言。

木生嘴里只能说出粗犷的大白话：“这江上的月亮挺亮”“这里的花开得像火一样”，经先生落笔，便生出东方文字独有的清雅诗意。他随口说起江上月色，便化作望月思人的温婉意境“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圆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谈及异乡花木盛放，便写成“涪南河畔木棉花盛开，像极了家乡的春天，暹罗没有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心疼妻子勤俭持家太过辛苦，便化作信中字句“敬你持家有方，但切莫过于节俭，一切有我”；质朴心意形成对仗句式“暹罗虽远，心有所寄。暹罗在那头，唐山在这头，你在我心里头”。

信件开篇有礼：“吾妻淑柔，展信安康。”收尾有度，“纸短情长，伏惟珍重”寥寥八字，则是旧式中文书信最标准的“结语”，既有礼数，又有分寸，把传统中文含蓄内敛、借景抒情、言浅意深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既体现了木生的心声，也是那个时代所有远离故土的华人共同的文化乡愁。

来自家乡的回信，同样质朴深情，字字皆是寻常日子里的惦念与安稳：“木生吾夫，五十元收到。家中一切安好，勿念。冬至将至，虽你未能归，冬至丸亦留你一份。打了新被棉，眠床烧烧，不畏天寒，你免挂念。待你归来，再一同看正月的花灯。”寥寥数语，柴米烟火、牵挂期盼，都藏在字里行间。夜深梦回，思念更是绵长：“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仍是

少年模样。梦醒行至寨门前，闻溪水潺潺，方觉夜深。念你安康，好梦，即已知足。”一纸梦境，写尽了淑柔日复一日的等待与深情。

让人唏嘘的是剧情后半段的转折，善良的木生遭歹人杀害，不幸殒命坠海，从此阴阳相隔，再也无法寄去家书。故土之上的淑柔一无所知，依旧日日倚门眺望，岁岁等候远方来信，满心期盼从未停歇。

按理说，书信就断了。但戏里最催泪的，是与木生情谊深厚的南枝终身未嫁，她一边独自收留孤苦孩童，一边默默扛起这份沉甸甸的思念和责任。

善良的南枝深知，在旧伦理中，像淑柔这种“番客婶”，一旦丈夫客死他乡，她的人生可能就要被“守节”的礼教束缚，甚至走上绝路，更重要的是，没有持续的汇款，一家四口的生活根本无力继续。她接过了笔，把本要寄回的讣告变成了继续的“平安批”。

此后的整整十八年，曾经由代写先生执笔的家书，全都换成了南枝亲手书写。她依旧描摹着异乡风景，依旧捎去家用钱物，依旧写下贴心叮嘱。木生说不出的雅致情话，表达不了的最赤诚纯粹的心，都被南枝的笔墨完完整整送往故乡。她摘了一朵异乡的木棉花“压了一朵在信中，望你也能闻到花香”。把木生闲暇之余苦练写字，只想好好写出妻子名字的一张草稿也夹入信中，“近来握笔练字，学会了你的名，虽然潦草，努力数日定会成功。”笨拙又虔诚，执着又浓烈，一如往昔的木生，用一封封书信，默默维系着一场无人知晓的辛苦圆满。

剧中的木生远赴暹罗后，终日劳碌，挣钱不易但责任极重，靠着省吃俭用，每月固定寄“50元”侨汇，以此维系妻子淑柔和三个孩子的生计。而木生去世后，南枝靠洗碗洗衣，摆摊，教中文等种种辛劳所得，接力着木生的家庭责任。1978年淑柔的小儿子结婚，南枝随信寄一千元，在那时可是一笔巨款。这十八年的一笔笔汇款，既是下南洋华人的血泪史，也是一部厚重的侨汇史。

电影结尾，银幕上缓缓打出一张张真实的“银信”史料，如同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将故事融进厚重的历史长河：1930年，马来西亚华侨郑生汇款五十元，“家中大小各分二元”，详列14位亲人，尽显“贍家济亲”之情。

抗美援朝时期，暹罗华侨许生寄去一百港币支援前线，“拳拳爱国心之掷地有声”。

1960年，南洋8岁的谢映招用钢笔给潮汕祖母拜年，稚嫩的笔迹里，是血脉的延续。

# 血脉里延续的光和爱

## □牟方根

《达州日报》3月6日刊载的散文《生生不息》，朴素深情的叙事中，既照见了血脉中绵延不灭的生命之光，亦传递着薪火相传的温厚之爱。作者蒋兴强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幅横跨三代人的生命画卷——“凌晨五点，昏昏黄黄的灯光下，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拖着长长的身影，从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出来，穿过空寂的步行街，到绥府街、渠江街、少愚街”。这条路，“十八个小时内，老人已来回六趟”。尽管“满脸的沟壑、倦意”，但老人那“稳健的步履”，丈量的不只是医院与家之间的地理距离，更是生命传承深处那份沉甸甸的情感厚度。

作品巧妙地以“光”作为贯穿全文的隐喻。

这光，是20世纪80年代，“妻子生第一个孩子”穿透贫瘠、照亮希望的“吉兆”之光。那年，“时逢农村干旱，又种庄稼又摆布摊的妻子，从怀里孩子，别谈休息一天，想提前半个小时睡觉都没机会”。于艰难困境之中，她以柔弱之躯自强不息，撑起生活与希望的坚韧之光。而他，“那时还没进报社”，也在清贫与忙碌中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一边“钻研无线电技术，要给客户兑现‘当天交机’的承诺”，一边在深夜的油灯下“挤出时间做文学梦”。作品深情地回忆，大儿子出生时，乌天黑地骤然放晴，“连平时黑黢黢的床下、光线暗淡的猪圈牛栏，也明若四野，纤毫毕现”；时隔六七天，“他从屋后经过，发现堂屋后一块无缝无土的青石上，竟长出一株似草非草的嫩苗”，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呼应着新生儿的成长；儿子到了创业年龄，果然出类拔萃，“人家没想到的事，他早已办成；人家做不好的，他十二分出色”……这些光影的聚焦，不仅仅是视觉表象的呈现，更是对生命内在光芒的匠心映照。

这光，是如今“儿媳给他们添孙子”

承前启后、开创未来的“赓续”之光。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它不像过去那般昏黄而突兀，而是如星星之火，悄无声息地燎原着这个三代同堂之家——儿媳“才三四个身孕”，婆婆就奔走在婴儿用品店，对“哪家的帽子不遮眼睛，哪家的衣服款式好看、裤子裆宽腿管粗不勒肉”，都心中有数；儿媳临盆在即，婆婆担心儿媳身体不适，建议剖腹产，儿媳却执意选择顺产，顾虑“麻醉药、消炎药对婴儿有影响”；老人在儿媳进产房那天，像只陀螺一样，忙个不停，“缴挂号费，到超市购缺补遗，以及回家给小孙取袜子、手套之类的事，就得他跑来跑去”……这光，于三代人的心有灵犀与细微的呵护间，辉映了生命延续中最温情且最厚实的底色。

在叙事结构上，作者以婆媳两代人的生育经历为经，以家庭情感为纬，编织出一幅完整的生命接力图景。40多年前，乡村土屋里油灯昏黄，婆婆在“撕裂般的、令闻者恐惧”的呻吟声中，以近乎本能的力量完成生育。彼时没有无痛分娩，没有精密仪器，唯有“赤脚”医生那句“不要怕，我们女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如古老的歌谣般抚慰着婆婆的疼痛。而今，儿媳在现代医疗的产房里迎接新生命，无影灯取代了油灯，却未能改变那份属于母亲的坚韧与付出——她拒绝剖腹产，强忍着剧痛，只为让新生儿避开麻药的影响。时代虽更迭，但那份穿越时空的情感密码始终未变。它恍若一根无形的线，串起了婆婆、儿媳两代母亲的命运，道出了千百年来女性共同的隐忍与荣光：每一次新生，都有一位母亲在疼痛中站成生命的渡口。

作品中的“爱”，静静蛰伏在那些看似不经意却饱含深情的细节中，于无声处，直抵人心最柔软角落。

儿媳“还有两三个月分娩”，婆婆“就翻箱倒柜地整理包的长裙、盖的棉被和垫的棉褥、床单，不时还像开展销会，

1981年，泰国华侨许御谦贺汕头大学成立，“教育为国家大计，旅乡贤亦有助”，家国情怀跃然纸上。

还有最早的“平安批”——下南洋抵达异国的第一封信，只报“平安”二字，俗称的“平安批”，重若千钧。

这些真实的历史书信，与木生和淑柔、南枝的故事重叠在一起。

从1864年到1980年，华侨汇款累计约108亿美元。抗日战争时期，南洋华侨捐款购买飞机、药品、军粮，物资匮乏年代，每年数以亿计的侨汇，用来造桥、修路、建学校。2013年，“侨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被誉为“侨史敦煌”。

电影的最后一幕，南枝的笔终于停下，信纸泛黄，字迹温柔。那些曾经由代笔先生、离世的木生、等待的淑柔、最终长久停留在南枝笔下的笔墨，像一条看不见的线，串起了无数“下南洋”家庭的悲欢，也串起了一个民族在漂泊异乡中坚守的精神根魂。那些真实存在于世间的“银信”，替我们记住了：在那些没有电话、没有网络的岁月里，中国人如何用中文的温度，对抗山海的距离，守护家的圆满。

在电影中品读着深情家书，我无尽唏嘘。放在从前，车马很慢，路途很远，想念无法即刻抵达。满心牵挂只能揉进笔墨之中，一字一句反复斟酌，一封书信寄出，要历经数日甚至数月才能抵达彼岸，等候回信的日子漫长又煎熬。也正因此般不易，每一句问候都格外郑重，每一份思念都格外厚重，文字自带沉静温柔的气韵，含蓄深情，耐人反复品读。

而如今的我们，微信消息一键发送，语音通话瞬间连通，视频电话直面相见，相隔千里也能朝夕相见。我们拥有最便捷的联络方式，省去了提笔写字的繁琐，避开了遥遥等候的煎熬，却也渐渐弄丢了笔墨里独有的浪漫与郑重。

指尖敲出的文字简单粗疏，少了分寸礼数；随口道出的言语直白浅露，没了委婉含蓄的韵味。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诉说思念，却很少再有静下心来，提笔写一封长信的耐心；可以瞬间互通近况，却再也写不出“展信安康”的温柔礼数，写不出借明月寄相思的清雅意境，更没有了压一朵鲜花入信，遥寄情思的细腻浪漫。

当银幕暗下，那些泛黄的信纸一直在我的心头浮动，它提醒着我们：世间至真的情意，值得用一生去等；文字里的温良与深情，值得被岁月好好珍藏。而那份藏在书信里的汉字之美与人间温情，就像电影结尾那一封封静默的“平安批”，无声，却如“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花花绿绿、长长短短、薄的厚的，床铺上、椅子上，摆得满屋生辉；新生儿哭闹时，老人“学孩子的爸爸喊她妈妈的名字”，让孩子“找到在母亲腹中的一些记忆”，竟“一下子止住了哭声”……这些细微的情感描摹，让文字在寻常烟火里，既带着独有的浪漫，也带着光泽。

特别值得称道的，还有作品对男性视角的自觉反思。文中的老人，从最初认为“男人是家的顶梁柱、儿女的雨伞，担负最多，活得最累”，到最终豁然领悟“正是因为有了老伴，从少女变为母亲，从当婆婆再到做奶奶，经过数次角色转换，这个家才多了别样的温馨与勃勃生机”。这一认知转变，不仅见证了男性对生命价值的重新定义，更深刻揭示了女性在“一代代繁衍”中的灵魂地位。

《生生不息》的语言质朴无华，却意蕴深长。昏黄的街灯下，老人那身影“渐渐缩短”，又“跑到前面慢慢变长”。这些场景描述何止是物理现象，更暗合着世代更迭中个体位置的悄然交替。而“黄葛树”这一意象的反复出现，则将其“生命力极其顽强”的蓬勃与“如篷如盖”的庇荫具象化，见证着母爱的博大与岁月的绵长。

作品结尾，作者更进一步，以“百鸟唱林、群鱼戏水反哺山清水秀的大自然”这一灵动画卷，将“天下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小精灵”的生命活力，悄然托举至“天人合一、万象灵性”的哲思境界。至此，《生生不息》不只是一首“献给天下母亲和将要成为母亲的人”的深情赞歌，更是每一位母亲“为给家庭延续香火，无一例外，都要与死神零距离接触，还得肩负起养育的重任”的生命注脚——它让我们恍然悟得：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是“女人的伟大和对人类的贡献”，是“值得每一位母亲骄傲一生”的生命勋章，是血脉长河中“生生不息”的光，是刻在基因里“最原始也最纯粹”的爱。